



虛公的隨緣與殊勝功德

胡信田

事之久彰而不滅者，以其有「殊勝功德」在焉！殊勝功德使人信而不疑者，有巨筆鴻文以導之也。何謂巨筆鴻文？曰：以天外飛來之筆述空前絕後之論，續慧命、立人極者也。人能「隨緣」處世，已是做到雁飛魚躍，無何踪跡，去來一無所繫的境界。

這個「一無所繫的境界」，雖有慧根，而無世苦，終不能功德圓滿，孟夫子云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夫子此言，不過世間之功業勳名！若為高僧，承前啓後，普渡衆生，則其人之遭遇，險象環生，最後成就其神通道力，斯亦奇矣！

南北朝時，五胡亂華，石勒石虎父子殺人如麻，若無高僧佛圖澄斡旋其間，更不知若干生靈遭受浩劫！

吾恒有想：奇人、奇想、奇地、奇書四者是連在一起的。元朝成吉思汗問道於邱處機，清末民初軍政要人厚禮於虛雲、太虛諸上人，以上諸公皆已作古，目前能夠因應世局，創造新機運的為國人于斌樞機主教，興辦輔仁大學，王寒生大宗伯創立軒轅教，釋洗塵大法師創辦能仁學院，此三人于、王年近七十，洗公五十許，豪氣壯志展於異域——香港，皆為空前，已成歷史人物。昔虛公以神通道力感化暴力，維護僧寺，時異勢移，今洗公以出世之身作入世事，使老者安之，壯者懷之，少者化之，斯亦奇矣！

右述諸賢中，經過學養，殊不平凡。今先述虛公的隨緣與殊勝功德，虛公有兩件事是怪之又怪，奇之又奇的。一是赤手空拳修復「真如寺」；一是身入虎穴說服「李根源」。

一、赤手空拳修復真如寺

江西廬山之東有一山曰雲居，山有一寺曰真如，山有三百里

。位永修縣境，層巒相接，插入雲霄，既登山頂，復為平原，羣峯、城廓、田園、鷄犬、盪漾悠閒於白雲、陂澤間，天趣奇佳，嘆為人間仙境，道容祖師於唐代元和年中開山，弘覺、道膺、齊禪、融禪……歷代名士有白居易、皮日體、蘇東坡、黃山谷、秦少游等。名山、高僧、善知識多因緣於此，明代萬曆年間，聖慈皇太后滲金鑄造的毗盧遮那大銅像，高數丈，殿瓦亦為鐵造，不料抗戰期中，日軍入山搜索游擊隊，藉故燒山，千年古蹟毀於一旦，此後這座大銅像便兀坐在荒煙蔓草中了。

中華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五月虛公在廬山養病，住大林寺，六月有幾位僧人自雲居山來，向老和尚備述日本犯中原時，以雲居山險要，為消除游擊隊藏身之所，乃放火燒山，於是這座名山古寺遭到焚燬的災難！老和尚聞後，難過久之！彼此沒有多談就各自分散。

公一生抱着：不顧艱險、不惜生命、受盡折磨，續佛慧命的信念與動機，始終如斯。

公一生帶着：一杖、一笠、一鉢、一背架，朝夕不離。

也就這樣，於同年的七月初五，公私協調妥當，在祝華平老居士陪伴下，懷着信念，帶着原物，到雲居山結茅相居，虛公以年高德劭，得天獨厚的住在牛欄裏，消息不脛而走，九月間，兩廣的弟子比丘尼多人，舟車步行半月抵達雲居山，又盤山二十里，在荒山漫草中經人引路見到虛公，公曰：

「你們何苦來此？於今已來五十多人了！牛棚以外，只有幾間破屋，只好屈住。」

又逾月，登山瞻仰古蹟，參拜虛公的人途為之塞，食與住成了問題，幸有上海富商簡玉階老居士施錢，得以渡過殘冬寒天，

虛公對興修眞如寺的計劃是這樣的：

(一) 土木工程組：以山高風勁，仍遵古法，先鑄鐵瓦，千僧食用大鐵鍋四口，大銅鐘二口，次即奠基築殿。

(二) 生產種植組：開成禾苗六十畝，暫時維生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大雄寶殿、天王殿、虛懷樓、雲海樓、鐘鼓樓，寺前建明月湖，廣及百畝，日出，金光盪漾。湖之北面建三道大門。初是中路殿堂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法堂及藏經樓，遶園林，便是龍珠峯。東爲亞部寮，報恩堂，客堂，雲厨，齋堂，晒場，西爲如意寮，西歸堂，往生堂，功德堂，上客堂，維那寮，禪堂，監值寮。後爲延壽堂，祖堂，再後爲方丈，關房。寺牆以岩石砌成之羅漢狀，極爲閎麗，與南華相伯仲。

公四十二年入山，未及三載，佛國樓臺，又復唐代舊觀，天援人力，不可思議。寬慧法師，聞其師修復眞如寺，滙交港幣萬元；北美僑詹勵吾滙去萬元；上海吳性栽居士發心修路，象緣成就，收效宏速。九月，疏濬明月湖、青溪，得一巨石，字跡不可辨，但可推知北宋蘇東坡一度入山來訪佛印了禪大師，彼此同坐此石，後人名之曰「談心石」，以石置橋側，橋曰「佛印橋」，往來達官貴人，信士遊客，多駐足憑吊，一代高僧名士，盡在不言中。

虛公爲存古蹟，吟之以詩，銘於石上，曰：

「坡老崇佛宿願深，尋山問水去來今；青溪橋畔談心石，談到無心石有心，昔日金山留玉帶，鈍機偶滯故緣情；雲來捲出談心石，爲築溪橋記姓名。」

中國之學，在於心悟，是爲洋人科學所不能接受的，尤其道佛儒三家，特別強調，像虛公其人，半百住在荒山裏，行雲流水，永無止日，何由書讀？可是他作的事，吟的詩、說的話，一一都合乎常情，且俱有深厚的情操和超人的智慧，史家早有公論。

四十五年冬季，經詳細統計，眞如寺經常住有僧俗兩百多人，開墾旱田五十畝，年收雜糧四萬六千斤；水田一百八十畝，年收稻谷四萬五千斤；另有茶竹銀杏等收入，生活無虞；每當法會慶典，可使五百人有吃有住，千萬人上山下山，人頭鑽動，勢如潮湧。

人中自有人中龍，三年前雲居山一片荒煙野草，當日請示建寺的僧人，於今安住寺中，接受各方參拜，在自己的心裏，感念虛公道行，恩同再造，虛公的奇跡異行，在中國流行已有半世紀之久，奇人奇言，一日南華寺方丈本煥法師問虛公：「這口破鐘在草地上，是什麼緣故？」虛公曰「這是眞如寺的古物，叫自鳴鐘，每有祖師到此，它會自鳴，日人燒山，鐘鼓樓被焚，此鐘落地跌破。現已自動復合，待裂痕復合到鐘口，再懸掛起來。」本煥法師聽了虛公的話，細心察看，真的裂痕自下而上，上端有復合的痕迹，從此看看，虛公是一位通人，知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、某次在雲居山，偕僧俗巡視道場，行至林園，指一株樹說：「這是無心白果。」剝開一看果然，虛公爲人非常懂得人情味，他送弟子們的物品，往往是削好、磨光、題名的竹板，於是可以觀玩，可以久傳，時至今日，兩廣、港九不少的老法師、大居士保存着虛公的手澤。在雲居山三年，一向住在牛欄裏，一次牛欄被火燒掉，虛公仍照樣建一所牛欄自居。人問以故，公曰：「我愛這個牛欄古雅，縛茅樹竹，煞是自在。」這一種「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，放下便是道場」的胸懷，只有耶穌、孔子、老子敢與之媲美。

二、身入虎穴說服李根源

虛公一生行事，苦得人不能忍受，奇得人不能相信，而且「奇」事層出不窮，「苦」得如刀割繩絞，然他受之若素，見之不驚。

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之際，清帝遜位之時，全國混亂如羣龍無首，在一般新舊思想衝突的時會裏，和尚也跟着浮動起來，一僧不守清規，十僧受累，一寺不守清規，十寺受毀，再有好事者倡其端，上行下效，詆僧毀寺之風，隨至一雨成秋，話說雲南協統李根源，據報有出家人言行超乎常情云云。李將軍一度率軍入山逐僧捕人，毀寺燒寮之舉，又想起一個問題：「鷄足山上虛雲老和尚，不但未聞其作惡，恆聞其有舉足輕重的影响力，此中又有蹺蹊？」乃下令指名遞捕，附近僧人逃避已空，勸虛公避避風頭

虛公曰：

「你們想離開就離開，如屬業報，避也避不了，只有以身殉佛方是上策。」

沒有幾日，李之部隊已移至山麓的悉檀寺，金頂鷄足大王銅像、佛殿及諸天王像。虛公以事在燃眉，獨自下山找根源談判，李部甚知其長官脾氣，同時哨兵都認識虛公，乃直言道：「老法師呀，趕快逃命吧！」一方面拖延時間，讓老和尚逃走，虛公乘衛兵不注意時，直闖李之總部，此時李之近衛人員挾持老和尚見其長官，適時李正與前四川布政使趙藩閒談，虛公施以佛禮，李視若無睹。因趙與虛公爲舊交，語李勿對老和尚失禮，李不語，趙請問老和尚來此何事？虛公備述逐僧毀寺之事，李聞後益加憤恨！

李瞋目對老和尚道：

「留佛教有何益處？」

虛公曰：

「聖人設教，總以濟世利民，語其初機，則爲善去惡，從古政教並行，政以濟民，教以化民，佛教教人治心，心爲萬物之本，本得其正，萬物得以寧，而天下太平。」

李根源以虛公之言有理，又問道：

「佛教教義甚好，爲何要這泥塑、木雕呢？」

虛公答道：

「佛言法相，相以表法，不以相表，於法不彰，令人生敬畏心，心無敬畏，內則無事不想，外則無惡不作。以世俗言，尼山塑聖，丁蘭刻木，宗祖祠堂，各國銅像，旨在使心有所慕，行有所效，遞相祖述，啓迪人心，昌明世運也。」

性利之人，一聞法要，如轉法輪。根源自愧理屈，面紅耳赤，懊悔不已！命左右拿茶點，以歡喜心，請虛公飲用。

根源爲明究竟，又問：

「出家人——和尚不好事，反做壞事，無異廢物。」

虛公曰：

「出家人——和尚是通稱，有聖凡之別，不能因噎廢食，以一廢百！豈能以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無德乎？就你統領官兵，軍紀嚴明，但不能保證一一如你之正直不阿？大海不棄魚蝦，所以爲大，僧傳佛法，法紹心印而爲三寶，正路

無旁歧，至理無兩是，昔佛在世，婆心熱血，湧現行間，歷代祖師大德，護持繩繼，不乏其人而有今日，何謂廢物？」

根源聞罷，難過之心，歡喜之情，感激之意現於眼前，喟然太息久之，曰：

「佛法廣大無邊，我已殺僧毀寺久矣，罪多業大，百死難贖，奈何是好？」

虛公及時安慰開導：

「事起有因，這是一時風尚，非你一人所爲，只要痛心悔悟前非，保護三寶、功德無量，佛法定必佑你平安，希好自爲之！」

根源此後執弟子禮，隨虛公住祝聖寺，生活起居，也有了新的轉變，一日山上忽現金光，遍山金黃，根源以爲祥瑞，虛公神通感動天地所致，根源以衆僧、諸寺乏人領導，乃敦請虛公主持鷄足山，此願已了，率兵他去，根源護法到隱居蘇州，前後四十年之久，自從歸依佛門、智慧總是高人一等，法門外護，出力獨多，談禪論教，時有妙諦，根源本人，信佛前後，異若天淵！

今、虛公、根源皆已作古，爲人樂道者，虛公之胆識涵養及根源之悔悟敬師始終不二，老師之愛，弟子之忠，躍然紙上，映心入目，久久！使人心嚮神往，不知所自。

昔東坡詩云：

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，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，往日崎嶇還記否？路長人困蹇驢嘶。」

虛公晚年嘗作一詩，曰：

「慧慧呆呆老凍膿，顛顛倒倒可憐生，走遍天涯尋知己，未識若個是知音？挑雪填井無休歇，龜毛作柱興叢林，耗費施主錢和米，空勞一生徒苦辛。」

一個「挑雪填井」，一個「路長人困」，表現出對人生的熱愛，明知生路「崎嶇」和人生「可憐」，然總是竭心盡智，那怕「龜毛作柱」，「飛鴻踏雪」，也要尋個知音，不計東西的飛、走遍天涯的奔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於行都台北市